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 美英法德卷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0—20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聪明的爱国者	毕尔斯 (1)
空中骑士	毕尔斯 (3)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 (11)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19)
警察和赞美诗	欧·亨利 (27)
我们选择的道路	欧·亨利 (36)
一笔小麦交易	诺里斯 (42)
汤姆·奥特兰的故事	凯 瑟 (57)

聪明的爱国者

毕尔 斯

一个聪明的爱国者获准觐见国王，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禀告陛下，我这里有一种配方，可以制造任何武器都不能穿透的装甲钢板。如果皇家海军采用这种钢甲，我们的战舰将坚不可摧，战无不胜。这还有宫内大臣的报告，鉴定了这项发明的价值。我愿以 100 万当当^①的价钱出让这项专利。”

国王仔细审阅文件，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许诺他一张支票，可以向勒索部的财务大臣提取 100 万当当。

“还有呢，”这个聪明的爱国者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武器的制造方案，可以穿透那种钢甲。陛下的兄弟——邦国皇帝——急欲购买这项专利。但出于对陛下的王位和臣民的忠诚，我首先向陛下出售。价钱嘛，还是 100 万当当。”

得到了另一张支票的许诺，他又把手伸进另一个口袋，谈论道：

“陛下，对付那种钢甲，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新方法，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武器。有鉴于此，它的价格要昂贵得多——”

国王对杂役总管作了一个要他过来的手势。“搜查这个

家伙，”国王说，“报告他有多少个口袋。”

细察完毕，杂役总管说：“陛下，43个。”

“禀告陛下，”聪明的爱国者惊慌的叫道，“有一个口袋装着香烟。”

“把他的两只脚脖子倒挂起来，摇一摇。”国王说，“给他一张4200万当当的支票，然后处死他。发布一项法令，把聪明列为一大罪状。”

(黄汉平 译)

[注 释]

- ① 当当 (tumtum): 象声词，指弹拨弦乐器所发之声。作者别出心裁，把它当作一种货币单位。——译注。

[简 评]

安布罗斯·比尔斯 (1842——1914?) 是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早期出版有《魔鬼的乐趣》(1873)、《来自空脑壳的蜘蛛网》(1874) 等小品集以及独具一格的《魔鬼辞典》(1881—1906)。毕尔斯的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有《在人生中间》(1892)、《这种事情可能吗?》(1893) 等短篇小说集。他喜欢用讽刺的笔调处理死亡和恐怖的主题，风格阴冷奇诡，反映了他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毕尔斯于1913年进入动乱中的墨西哥，从此不知所终。

《聪明的爱国者》是毕尔斯的一篇小小说，它的讽喻性显而易见，颇似中国古代寓言“自相矛盾”(见《韩非子·难势》)，然而作者立意不止于此。故事结尾奇突凛然，爱国者

聪明反被聪明误固然可悲，但在统治者眼中，“聪明”竟为一大罪状。文字如此警策，足以发人深省。

空中骑士

毕尔 斯

1861 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西弗吉尼亚州一条路旁月桂树丛里躺着一个士兵。他全身挺直，腹部着地，踮起脚尖躺在那里，头枕在左前臂上。他那伸出的右手松松地握着步枪。假如他的四肢不是那样井然有序地舒展，假如他腰带后面挂着的子弹盒不是那样轻微而有节奏地颤动，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已经死去。他是在值勤的岗位上睡着了。一旦被人发现，隔不多久他就会被处决，那正是对他这种违犯军规行为的公正而合法的惩罚。

这个军规违犯者所在的月桂树丛位于路的拐角；这条路沿着陡坡急剧上升，奔向南方，到了这里突然向西急转，顺着山脊延伸 100 码左右，然后又折向南方，穿过树林蜿蜒而下。在这第二个拐角的突出部有一个大而平坦的岩石，从山脊向北伸出，俯瞰深谷，路就是从那儿盘旋而上的。这座岩石高踞在一面峭壁的顶端，从它的外沿投下的一块石子，将会笔直地坠落在 1000 英尺下面的松树梢上。士兵所在的拐角恰好同一峭壁的另一个尖嘴上。倘若他没有入睡，他不但会清楚地看到山脊上那短短的一段路和伸出的岩石，而且

整个峭壁的侧面都会历历在目。那景象很可能会使他头晕目眩的。

这一带到处都是丛林，只有北边峡谷的沟底除外，那里有一小片天然草坪，一道溪水流贯其间，但从峡谷的边沿望过去，却很难辨认出来。这片开阔地看起来比普通人家大不了多少，其实方圆足有好几英亩。草坪比周围的树林显得分外青翠。再往远处，耸立着连绵不断的崇崖峻岭，同我们据以观看这旷野的景色而站在上面的那些峭壁颇为相似，刚才说的那条路也就是在峭壁之间攀援而上的。从我们的立足点来观察峡谷的形状，它似乎是与外界完全隔绝；人们不禁心中纳闷：从峡谷出去的这条道路当初是怎样进入的？把2000英尺下面的草坪一分为二的那股溪水从哪里流来，又奔向何方呢？

不管是多么荒凉、多么艰险的地带，人们都要把它变成战场：在这军事上称为“捕鼠夹子”的凹底，50名士兵据守着所有的出口，尽可以困住一个军团，迫使它屈膝投降。就在这一带丛林里，联邦军有5个步兵团正在隐蔽待命。他们是前一天昼夜行军赶来的，此刻正在休整。一到黄昏，他们又要上路，攀登到他们那不忠于职守的哨兵现在熟睡的地方；然后冲下山脊的南坡，在午夜时分猛攻敌人的营寨。他们希望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因为这条路直指敌营的背后。如果袭击不成功，他们就会陷入极端危险的境遇；如果他们的行动由于意外事故或敌人的警戒而被发觉，他们肯定会失败的。

月桂丛中沉睡的这个哨兵是一个名叫卡特·德路斯的西弗吉尼亚州青年。他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父母只有他这么一

个独生子，从小就过着安逸而有教养的富裕生活。在西弗吉尼亚的山区，凡是金钱能买到的，凡是有鉴赏力的人所中意的，他无不应有尽有。他的家离开他现在躺着的地方不过几英里路远。一天早晨，他用过早餐，从桌旁站了起来，安静而严肃地说道：“爸爸，联邦军的一个团开到了格拉夫顿。我要去参军。”

父亲抬起了狮子般的头，默默地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接着答道：“去吧，卡特，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尽你认为应该尽的责任。你背叛了西弗吉尼亚，它没有你也得干下去。要是咱俩都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咱们再往下谈这件事。你母亲，医生已经给你打过招呼，她病情十分危急，充其量只能再活几个礼拜了。不过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最好别去打搅她啦。”

于是卡特·德路斯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了一个躬，父亲也庄严而彬彬有礼地答了礼，借此掩饰他那伤心欲碎的感情。卡特·德路斯就这样离开了童年的故乡当兵去了。凭着良心和勇气，凭着他忠诚和大胆的行动，他很快就赢得了同伴们和长官的赏识。他今天被选派到最前沿的岗哨执行这一危险任务，正是因为他具有那些品质，对当地情况又有一定的了解。然而，疲倦比决心更强，他竟然入睡了。谁知道是什么善良的或邪恶的天使潜入了他的梦乡，把他从玩忽职守的状态中唤醒的？总之，有这么一位隐身的命运使者，不动分毫，不发一声，在这万籁寂静、令人倦怠的迟暮的下午，用启开封条的手指触摸他意识深处的眼帘，对着他精神的耳鼓窃窃私语：那是凡人口中从未说过，也是凡人记忆中从未想起的神秘的、催人醒觉的话。他静悄悄地把前额从手臂上

抬了起来，透过充当伪装的月桂树叶望出去，右手本能地握紧了步枪的枪托。

他最初感到的是一种浓厚的艺术上的乐趣。就在那巨大无比的垫座——峭壁上，在那块高于一切的岩石的外沿，出现了一个庄严而惹人注目的骑士塑像。它一动不动，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一个人的形体骑在马的形体上，直挺挺地，十分威武，但又具有大理石雕塑的希腊神像那种使人忘怀了一切，活动的恬静。他那灰色的服装与飘渺的景物和谐一致；衣着和鞍辔上的金属在阴影中变得色调柔和而不耀眼；马的皮肤上没有斑斑点点的强光照射。鞍头横跨着一支截短得出奇的卡宾枪，骑士的右手满把攥着枪，使它固定不动；他那执缰绳的左手隐而不现。马的侧面带有浮雕似的鲜明棱角，在天空的背景上投下黑色的剪影。它仿佛是越过层层云海眺望远方迎面升起的崇崖峻岭。骑士的脸稍稍偏向左侧，只露出额头和胡须的轮廓，此刻他正在俯瞰峡谷的凹底。人和马由于耸立在天空中而显得十分宏大，再加上这位士兵由于证实敌人迫近而产生的畏惧心，这个“群像”看上去似乎远远大于实体，几乎达到了巨像的规模。

刹那间，德路斯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若明若暗的感觉，他仿佛是一觉睡到了战争的结束，仰望着一宗高贵的艺术品：它座落在凌驾一切的峰巅上，在它所纪念的英雄事迹中他曾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种感觉立刻被人和马的轻微动作所驱散；马并没有挪动脚步，只是从悬崖的边沿略向后倾，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岿然不动。德路斯这时已完全清醒，强烈地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小心翼翼地把枪管从灌木丛中向前推出，枪托抵着面颊，翘起枪上的击铁，从瞄准

器中间望出去，对准了骑马人胸部的要害部位。只要一扣扳机，对卡特·德路斯来说，可算是万事大吉了。偏偏在这一瞬间，骑马人转过头来，朝着这个隐蔽的敌人的方向看——似乎是在端详他的面孔，他的眼睛，还有他那颗勇敢而富于同情的心。

在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难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况这个敌人突然发现了一桩对自己、对同伴们的安全关系重大的秘密，何况这个敌人凭着他所了解的情况比起他那人数众多的部队更令人生畏？但卡特·德路斯却变得面如死灰，四肢发抖，浑身虚弱。那石像般的人和马在他眼前变成了黑色的形体，在霞光如火的天空中时升时降，划着圆弧，摇摆不定。他的手从枪上坠下，头慢慢地耷拉下来，直到脸贴着他躺在其中的树叶堆上。这位勇敢的绅士，刚强的士兵由于感情的强烈迸发几乎晕了过去。

这一切没隔多久；顷刻间，他的脸又从地面上抬起来，双手恢复了原来握枪的部位，食指凑近着扳机。他的头脑、心灵和眼神清晰如常，良心和理智健全如故。他没有俘获敌人的希望，开枪警告只会使敌人带着致命的消息逃回营地。军人的天职是明明白白的，一定要从埋伏的位置开枪把这个人击毙——不给任何警告，不给他一分一秒的精神准备，连内心祈祷的机会也不能给，一定要把他打发到西天去，但是且慢，还有一线希望：也许这人什么也没有发现，也许他只是欣赏这壮丽的景色。放他一条生路，他也许会转身沿着来的方向漫不经心的策马而去。说实在的，就在他撤走的一刹那，还有可能判断他是否了解到什么情况。很有可能，他所以全神贯注——德路斯转过头来往下看，透过层层岚气，如

同从海面一直看到清澈的海底一样。他看见蜿蜒一线的人马，穿过绿茵茵的草坪蠕动着——不知是哪个愚蠢的指挥官竟然准许他部下的兵士在开阔地上饮马，从周围上百个山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德路斯把目光从谷底折回，再一次凝视天空中人和马的组合，仍然是通过枪上的瞄准器望出去。但是这一次他瞄准的是马。他的记忆中萦回着父亲临别前的话，仿佛那是什么神明的嘱咐似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尽你认为应该尽的责任。”现在他十分镇静，咬紧牙关但又不太僵硬；他的神经像睡梦中的婴儿一样安详，浑身肌肉不打一下哆嗦，呼吸均匀而缓慢，直到做瞄准的动作时完全屏息。责任心占了上风；精神对肉体传了话：“安静，别慌张。”他开了枪。

这时，联邦军有个军官，不知是受冒险精神或求知欲望所驱使，离开了峡谷中隐蔽的宿营地，漫无目标地听任双脚把他带到靠近峭壁下一小片开阔地的下沿。他正在思忖，继续向前探险会有什么收获。在他眼前 1/4 英里，看来只有投一颗石子的距离的地方，在松林的边缘升起了一面巨大无比的岩壁，它巍然耸立在他的面前，使他一抬头看见岩壁的棱角在天空中划出的锐利而突兀不平的线条，便感到阵阵晕眩。在他右边不远的地方，这座峭壁一直到半山腰都在湛蓝色天空的背景上呈现出轮廓分明的垂直的侧影，衬托这一景色的还有几乎像天空一样湛蓝的远山和峭壁底下的树梢。军官举目仰望峭壁顶端令人头昏眼花的高度，忽然瞥见一幅惊心动魄的情景——一个骑马的人朝着峡谷凌空奔驰而下！

骑士以军人方式笔直地骑在马上，紧紧跨着马鞍，狠狠地扣住缰绳，以免战马过于剧烈地向下俯冲。他没戴帽子，

长长的头发向上飘扬，羽毛似地波动着。他的右手被一簇竖立的马鬃所遮盖。马的身躯保持水平，仿佛是马蹄的每次起落都遇到了大地的阻力。这一切动作完全是野马疾驰的动作，但就在军官瞩目望的时候，动作停止了：马的四条腿向前猛冲，如同在腾空跳跃中的突然降落，这简直是在飞行啊！

这个幽灵似的空中骑士使军官充满了惊奇与恐惧，他几乎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来记载又一卷新的启示录的文士。强烈的感情使他失魂落魄，两腿发软，跌倒在地。几乎在同一瞬间，他听到树丛中訇然一响——响声没有回音就消失了，接着一切归于寂静。

军官爬了起来，颤抖不已。腿胫擦伤这种熟悉的感觉唤醒了他那模糊不清的神智。他抖擞精神，顺着一条斜线迅速地离开了峭壁，跑到距山麓半英里的地方。他指望在那儿附近能找到飞下来的人；当然，他在那里是找不到的。在他幻觉中飞掠而过的一瞬间，这场奇异的演出显得这样优美，这样从容不迫、意图分明，它给他的想象力带来这样的冲击，他竟然没有想到空中骑士的进军线是直指下方的，他只有在峭壁正前方的脚下才可能找到所要搜寻的东西。半小时后他返回了营地。

这位军官是聪明人；他不会笨得要讲出谁也不相信的真情实话。他对看到的一切，什么也不说。但当指挥官问他这次侦查可曾了解到什么有利于部队行动的情况时，他回答道：

“是的，长官；从南边下来，没有路通到这个峡谷。”

指挥官心里明白，微微一笑。

却说二等兵卡特·德路斯开枪以后，重新装上弹药，继

续守望。不到 10 分钟，联邦军的一个军士小心地匍匐行进，爬到他身边。德路斯既不转回头，也不看来人。他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到。

“你开的枪？”军士低声说。

“是我。”

“对着什么？”

“一匹马。它刚才就立在那边岩石上，离这儿很有点路呢。你瞧，那匹马现在不见了。它掉下了悬崖。”

说话人脸色苍白，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感情流露。答过了话，他转过脸去，再不往下说了。军士没有听懂。

“听着，德路斯，”他沉默了片刻，说道：“别把事情搞得神秘秘的。我命令你报告。马背上有人吗？”

“有。”

“谁？”

“我父亲。”

军士站起来，走开了。“我的老天啊！”他说道。

(黄宏煦 译)

[简 评]

《空中骑士》是毕尔斯的短篇名作。它反映的是美国内战中的一个镜头。父子在战场相遇。父亲是南军的军官，拍马上山去观察北军的动静；儿子是北军的警戒哨兵，意识到如果让这位“空中骑士”活着回去，自己一方就要全军覆没。他做了他父亲在家时所教育他做的事：“尽你认为应该尽的责任。”他开了枪。

这个镜头集中而短促，然而作者却给了它足够的意义。他写父亲骑在马上，是“一个庄严而惹人注目的骑士塑像”，代表了即将被北军消灭的南方的“骑士时代”；而儿子是通过步枪的瞄准器里看到这景象的，又说明这是一个同“骑士时代”的讲规矩、讲礼节的比武截然不同的新的、现代性质的战争。

景物描写适应主题。父亲的形象是被儿子和其他人从下面看到的，以天空壮丽的云彩为背景，显得特别高大、突出，而他飘扬着长发骑马朝着峡谷凌空奔驰的一景，更是赋予他以一种古典的、浪漫的气氛。相形之下，联邦军官兵的言谈举止则是随便的，平凡的，无诗意的，然而他们是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新时代。

麦琪^①的礼物

欧·亨利

1.87 元。全在这儿了。其中 6 角还是零钱凑起来的。这些小钱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店、菜贩和肉店的老板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落个吝啬的恶名，当时羞得脸红。德拉数了 3 遍。数来数去还是 1.87 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大哭一场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这么办了。这就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

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其中抽噎占主导地位。

趁这家的女主人的悲伤逐渐地由第一级降到第二级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她的家吧！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租金每周 8 元钱，虽然不能说绝对的难以形容，实际上，确实与贫民窟也相差无几了。

楼下的甬道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铃，鬼才能把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几个字。

“狄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富裕时，也就是每周赚 30 元时，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进款减缩到 20 元了，“狄林汉”几个字看来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慎重地考虑是否缩成一个质朴而谦虚的“狄”字为妙。但是每逢杰姆斯·狄林汉·杨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门时，杰姆斯·狄林汉·杨太太——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德拉——总是把他叫做“杰姆”，并且热烈地拥抱他。这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完了以后，小心地用破粉扑在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有一只灰色的猫在一个灰色篱笆上走着。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只能拿 1.87 元给杰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来，她尽可能地节省了每一分钱，结果不过如此。每周 20 元本来不经花。支出的总比你预算的多。总是这样。只有 1.87 元拿来给杰姆买礼物。她的杰姆。为了给他买一件好东西，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给杰姆持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